七十二家集

重纂司馬文園集引

長卿賦手橫絶古今天子至恨不得同時之嘆顧獨不爲卓王孫所重非當壚滌器辱之彼不念人才足依也世上一種富人多是

汪崇刻

不卿滔鈍溪獨怪臨邛令日朝相如者方走驌驦貰盡令君卻從何處戴星絕無一介相聞莫知其解也長卿它文但以賦家之心襆之故成區麗凡拙述華

吾氏極力惜史所稱平陵
儀書及五公子相難等篇
不得付所忠傳之耳乎昔
慕藺遊梁使者東入蜀作
喻檄及難父老略定西夷
其豪情英氣直跨持璽章

臺及澠池擊缻時也

甲子人日霖雲主人張燮

識於麟角堂

司馬文園集目錄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歌

書

檄

司馬文園集卷之一

漢蜀郡司馬相如長卿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賦

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而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

王之欲誇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麋脚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

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崟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坿錫碧金銀衆色炫燿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瑉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芎藭菖蒲江蘺蘪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

降陁靡𡨥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
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
葭東蘠彫胡蓮藕菰蘆菴蕳軒芋衆物居之不
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
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
瑁鼈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楩枏豫樟桂椒木
蘭蘗離朱楊樝梨梬栗橘柚芬芳其上則有赤
猿玃猱鵷雛孔鸞騰遠射干其下則有白虎玄
豹蟃蜒貙犴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

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風射游騏儵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洞胷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殫覩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緆

揄紵縞雜纖羅垂霧縠襞積褰縐紆徐委曲鬱
橈谿谷紛紛霏霏揚袘戌削飛襳垂髾扶與猗
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
蕤繆繞玉綏眇眇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於是乃
相與獠於蕙圃媻姍勃窣而上乎金隄揜翡翠
射鵕鸃微矰出纖繳施弋白鵠連駕鵝雙鶬下
玄鶴加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鷁揚旌栧張
翠帷建羽蓋網瑇瑁鉤紫貝摐金鼓吹鳴籟榜
人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

石相擊硠硠礚礚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
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
乎淫淫般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泊
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若
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脟割輪焠自以爲娛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
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
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
田乃欲勠力致獲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也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爲鄰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

於其胷中曾不蔕芥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
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牣其中者不可勝記禹
不能名卨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
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而不復
何爲無以應哉

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

覩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經其北終始灞滻出入涇渭酆鎬潦潏紆餘逶迤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漭之野汨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沸乎暴怒洶涌滂湃滭弗宓汩偪側泌瀄橫流逆折轉騰潎洌滂濞沆溉穹隆雲橈宛潬膠戾踰波趨浥涖涖下瀨批巖衝擁

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瀺灂霣隊沈沈隱隱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湁潗鼎沸馳波跳沫汨濦漂疾悠遠長懷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潢漾安翔徐回翯乎滈滈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䱭䲛漸離鰅鰫鰬魠禺禺魼鰨揵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碝水玉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澔汗叢積于其中鴻鷫鵠鴇鴐鵞屬玉交精旋目煩鶩鷛渠箴疵鵁盧群浮乎

其上沈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揜薄水渚唼喋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巃嵸崔嵬深林巨木嶄巖嵾嵳九嵕嶻嶭南山峩峩巖陁甗錡摧崣崛崎振溪通谷蹇產溝瀆谽呀豁閜阜陵別隝崴磈嵔廆丘虛堀礨隱轔鬱壘登降陁靡陂池貏豸沇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蘺糅以蘪蕪雜以留夷布結縷欑戾莎揭車衡蘭槀本射干茈薑蘘荷葴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芧青薠布濩閎

澤延蔓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咇茀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芒芒怳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㺎旄貘犛沈牛麈麋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騾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夷

嵕築堂絫臺增成巖窔洞房俯杳眇而無見仰
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青
龍蚴蟉於東廂象輿婉蟬於西清靈圉燕於閒
館偓佺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
於中庭盤石振崖嶔巖倚傾嵯峨嶕嶫刻削崢
嶸玫瑰碧琳珊瑚叢生瑉玉旁唐玢豳文鱗赤
瑕駁犖雜揷其閒鼂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
盧橘夏熟黃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樸梬棗
楊梅櫻桃蒲萄隱夫薁棣荅遝離支羅乎後宮

列乎北園陁丘陵下平原楊翠葉抗紫莖發紅
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沙棠櫟櫧華楓
枰櫨留落胥邪仁頻并閭欃檀木蘭豫章女貞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楙攢立叢倚
連卷欐佹崔錯癹骫坑衡閜砢垂條扶疏落英
幡纚紛溶箾蔘猗狔從風瀏莅卉歙蓋象金石
之聲管籥之音偨池茈虒旋還乎後宮雜襲絫
集被山緣谷循坂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
是玄猨素雌蜼玃飛蠝蛭蜩蠼猱獑胡縠蛫棲

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夭蟜枝格偃蹇
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踔希間牢落陸離
爛漫遠遷若此輩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
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
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
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乘扈從橫
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獠者江河爲阹泰
山爲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
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

狼手熊羆足野羊蒙鶡蘇絝白虎被斑文跨野馬凌三嵕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騕褭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侵淫促節儵敻遠去流離輕禽蹵履狡獸轢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彎蕃弱滿白羽射游梟櫟蜚遽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

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藺
玄鶴亂昆鷄遒孔鸞促鵕鸃拂翳鳥捎鳳皇捷
鵷鶵揜焦明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
降集乎北紘率乎直指晻乎反鄉蹷石闕歷封
巒過鳷鵲望露寒下棠棃息宜春西馳宣曲濯
鷁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獵
者之所得獲觀徒車之所轔轢步騎之所蹂踖
人民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谻驚憚讋伏不被
創刃怖而死者佗他藉藉塡阬滿谷揜平彌澤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寓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鎗闛鞈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唱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

絶殊離俗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纖弱曳獨繭之褕袘眇閻易以戌削便姍嫳屑與世殊服芬芳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長眉連娟微睇緜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

以贍氓隸隤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
池而勿禁虚宮館而勿仞發倉廪以救貧窮補
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
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爲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
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
馳騖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貍首兼騶
虞弋玄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群雅悲伐檀樂樂
胥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獸登
明堂坐清廟恣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内靡不受

獲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疲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兎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

二子愀然改容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
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大人賦

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游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欃槍以爲旌兮靡屈虹而爲綢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逶麗兮驂赤螭青虯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

窮蠼以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
驤以孱顏跮踱輵螛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
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
而狂趡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
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
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
太一而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陸離而
後潏湟厮征伯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尚方

祝融驚而蹕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娭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滂濞泱軋灑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礨嵬磈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氾濫水嬉

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兮
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洸
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
女而與之歸舒閬風而搖集兮亢鳥騰而一止
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
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
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餐朝
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嬐侵潯而高縱兮紛

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馳游道而脩降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
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
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
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
超無友而獨存

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妬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陳皇后復得親幸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伊

予志之慢愚兮懷真愨之懽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脩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廓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雷殷殷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襜襜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誾誾孔雀集而相存兮玄猨嘯而長吟翡翠脅翼而來萃兮鸞鳳翔而北南心憑噫而不

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
於深宮正殿塊以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擠玉戶以撼金
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為榱兮飾文
杏以為梁羅丰茸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撐施
瑰木之欂櫨兮委參差以槺梁時彷彿以物類
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爛燿燿而
成光緻錯石之瓴甓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
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柱楣以從容兮覽

曲臺之央央白鶴噭以哀號兮孤雌跱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卻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卬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悒而增欷兮蹝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諐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頹思而就牀摶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

惕寤覺而無見兮魂迋迋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昴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美人賦

司馬相如美麗閑都游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王不察之乎王問相如曰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王曰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

莫與為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艷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恒翹翹而西顧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竊慕大王之高義命駕東來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宮閑館寂寞雲虛門閤晝掩曖若神居臣排其戶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然在牀奇葩逸麗淑質艷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

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
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來何遲日既
暮兮華色衰敢託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
袖拂臣衣時日西夕玄陰晦冥流風慘冽素雪
飄零閑房寂謐不聞人聲於是寢具既設服玩
珍奇金鉔薰香黼帳低垂裀褥重陳角枕橫施
女乃弛其上服表其褻衣皓體呈露弱骨豐肌
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乃脈定於內心正於懷
信誓旦旦秉志不回翻然高舉與彼長辭

哀二世賦

登陂陁之長阪兮坌入曾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隑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通谷𧮪乎谽谺汩淢噏習以永逝兮注平皐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埶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敻邈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

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司馬文園集卷之二

漢蜀郡司馬相如長卿著

明閩漳張　燮紹和纂

歌

琴歌二首

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艷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爲鴛鴦胡頡頏兮共翺翔

又

鳳兮鳳兮從我棲得託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

書

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淸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未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報卓文君書

五味雖甘寧先稻黍五色有燦而不掩韋布惟此綠衣將執子之釜錦水有鴛漢宮有木誦子嘉吟而回予故步當不令負丹青感白頭也

卓文君與相如書附

羣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鴛漢宮有木彼木而親嗟世之人兮瞀於淫而不悟朱弦斷明鏡缺朝露晞芳紘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毋念妾錦水湯

湯與君長訣此二書絕不載于徐編且其敘致亦不類漢人語必出僞手無疑但近代所刻文致諸集多復選此或別有據聊姑存之

檄

諭巴蜀父老檄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惰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

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鬬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主哉計深慮遠憂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

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忽也

難

難蜀父老文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

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
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
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
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
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
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
巴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

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
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
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
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菑東歸之於海而
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
親其勞躬傶骿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
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喔齪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
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
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
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懷生之物有不
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
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絶
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
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

作放弑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虜係纍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曶爽闇昧得燿乎光明以

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鷦鵬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

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

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退

符命

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續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

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
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豈
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
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
於繦緥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
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
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
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

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昆蟲凱澤回首面內然後囿騶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於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珍放龜于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群生義征

不憓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
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
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
儲祉將以薦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
驩缺王道之儀群生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示
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
靡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
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
符以行事不爲進越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

謂欸天神勤功中嶽以彰至尊侈盛德發榮號
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
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
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絶炎以
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飭厥文作春秋一
藝將襲舊六爲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
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
而常爲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
焉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

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與帝以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與德而升乘色炫燿熿炳煇煌正陽顯見覺寤黎烝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傳

自叙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旣學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

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
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
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臨
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
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
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
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
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
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

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
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
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
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户窺之心
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
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
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
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

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
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
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
相如身自著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
卓王孫聞而恥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
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
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
足依也且又令客獨柰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
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

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
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
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
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
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
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
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
也爲齊難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故
空籍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

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
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
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
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
論之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
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
用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
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
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

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
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
是時邛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
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
曰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爲郡
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
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
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
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

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牁為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

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
之意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
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
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
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
獵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
疏以諫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二
世行失也拜爲孝文園令天子既美子虛之事
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

有靡者臣嘗爲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爲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附

劉子玄史通云馬卿爲自傳具在其集中子長錄爲列傳班氏仍舊曾無改易固於馬揚傳末皆云遷雄自叙至相如篇下獨無此言蓋止憑太史之書未見文園之集耶余謂此傳果馬卿自作安得有相如已死天子遣所忠索書又安知沒後數歲上始祭后土及禮中岳事乎然則自叙傳應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爲止此後則有結束語今不傳而天

子曰以下逐是太史公補足之○近世學士謂相如集中傳乃校集者取子長所作附之非其自筆然史通序傳一章詳言作者自叙共於騷經降及相如始以自叙爲傳史通之意旨以後人序傳皆作祖於相如斷非影響而俗儒多以亡奔滌器等事刪不少諱以此爲非馬卿筆不知馬卿正自述慢世一段光景委曲周至他人不能代之寫照阿堵中也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叙風流傳芳來世則言此文之出相如亦一人矣

附錄

司馬相如傳畧　　漢司馬遷

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司馬相如既卒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

先禮中嶽封于太山至梁父禪肅然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司馬相如傳

魏　嵇康

司馬相如初爲郎事景帝梁孝王來朝從游說士鄒陽等相如說之因病免游梁後過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奔之俱歸成都後居貧至臨邛買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著犢鼻褌滌器市中爲人口吃善屬文仕宦不慕高爵常託疾不與公卿大事終于家其贊曰

長卿慢世越禮自放犢鼻居市不恥其狀託疾

避宦茂此卿相乃賦大人超然莫尚

長卿誄

卓文君

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兮琴心兩娛永托爲如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鴈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嚋忍聽予泉穴可從兮願捐其軀

祭司馬相如文

唐　陳子良

維大唐貞觀元年歲次丁亥五月壬子朔十六日丁卯相如縣令陳子良謹遣主簿譙悅齋桂醑蘭殽之奠敬祭故文園令司馬公之靈惟君夙敏雅調雍容含章挺生慕藺斯在題橋。去蜀之杖策入關終倦梁園之遊還悅臨邛之客楊意爲之延譽王孫以之開筵彈琴而感文君誦賦而驚漢主金門侍制深嗟武騎之輕長門賜金方驗雕龍之重及乎茂陵謝病遊岱無歸空留

封禪之書遂感宸衷之悼是知聲名籍甚絕後光前厥跡猶存餘芳無泯于奉常茲邑似覲遺塵撫事懷賢實勞寤寐夫遊九原者慕隨會而增悲望魏都者佇侯嬴而顧步抑惟往彥差擬其倫緬彼風猷載深長想至於蘋蘩可薦黍稷非馨丕降明靈幸垂嘉祐神其如在希能饗之

夢作司馬相如求譜贊有序

宋蘇軾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楊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爲之既成子雲或今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足以重趙乎爲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聳景星鳳凰以見爲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白頭吟

卓文君

西陵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爲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爲　右一曲本辭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絶解一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

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一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為誰驕三解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四解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為齒如如字或下有五字馬噉箕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五解右一曲晉樂所奏

蜀贊詠　　宋　鮑照

相如達生旨能屯後能躍陵令無人事毫墨時灑落

司馬相如贊　　北魏　常景

長卿有艷才直致不群性鬱若春煙舉皎如秋月映游梁雖好仁仕漢常稱病淸貞非我事窮達委天命

賦得司馬相如　　陳　祖孫登

雍容文雅深王吉共追尋當壚應酤酒託意且

彈琴上林能作賦長門得賜金唯當有漢王知懷封禪心

相如琴臺　唐盧照鄰

聞有雍容地千年無四鄰園院風烟古池臺松檟春雲疑作賦客月似聽琴人寂寂啼鶯處空傷遊子神

相如琴臺　唐岑參

相如琴臺古人去臺亦空臺上寒蕭條至今多悲風荒臺漢時月色與舊時同

昇僊橋　唐岑參

長橋題柱去猶是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却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琴臺　唐杜甫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暮雲野花留寶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詠懷　唐李賀

長卿懷茂陵綠草垂石井彈琴看文君春風吹

犢影梁王與武帝棄之如斷梗唯留一箇青金泥泰山頂

昇仙橋　唐羅隱

危梁枕路岐駐馬門前時價自友朋得名因婦女知直須論運命不得逞文詞執戟君鄉生榮華竟若爲

琴臺　宋呂公弼

烏樹重城側琴臺千古餘早爲梁苑客晚向茂陵居賦給尚書筆歸乘使者車清風覲舊隱長

日聳鄉閭

相如琴臺二首　　宋宋祁

君不見成都郭西有琴臺長卿遺跡埋黃埃千
年免爲狐兎窟化作佛廟空崔嵬黃髮老人猶
記得昔時荒破樵蘇入鉏犂畏淺牛脚勻古甕
耕開數逾十乃知昔人用意深甕下取聲元爲
琴人琴不見甕已掘唯有鳥雀來悲吟一朝風
流隨手盡況復千年何所訊安得雄辭弔汝魂
寂寞秋蕪耿寒燐

故臺千古恨猶對舊家山半夜鸞凰去它年駟
馬還死憂封禪晚生愛茂陵朋惟有飄飄氣仍
存天地間

司馬長卿　　明張燮

長卿既玩世隨緣不肯駐文園聊暫棲梁然豈
永慕犢鼻一朝伸諭蜀鶩皇路嘆彼滌器人而
有凌雲賦

遺事

漢武每異物輒命相如賦之上亦自作物不留思相如爾時後成上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漢武故事

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自鷫鷞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

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西京雜記

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内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西京雜記

長安有慶虬之亦善爲賦嘗爲清思賦昔人不之貴也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 西京雜記

相如將獻賦夢一黃衣翁謂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賜錦百匹 西京雜記

枚皐敏疾長卿淹遲故戎馬之間羽檄交馳用

枚皐廟堂之上高文典冊用相如

文翁爲蜀郡遣相如東受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曰文翁唱其教相如爲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 蜀志

相如作玉如意賦梁王悅之賜以綠綺之琴

几之水夫餘之珠琴名曰梓桐合精 古琴疏

王子猷子敬兄弟共賞高士傳人子敬賞井丹高潔子猷云未若長卿慢世 世說新語

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 漢書禮樂志

唐明皇過梓潼望見山上一窟近臣奏云漢司馬相如讀書之窟因勑名長卿山 寰宇記

集評

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 法言

相如之弔二世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 桓子

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皐皐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 漢書

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邪子雲學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西京雜記

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名辭宗文心雕龍

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文心雕龍

相如憑風詭濫愈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與鷦鷯俱獲文心雕龍

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迺其風力遒也文心雕龍、

相如上林繁富以成豔文心雕龍

相如之難蜀老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龍

相如封禪蔚爲唱首爾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

爲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頌瑞讚之以介丘絕筆茲文固維新之作也 文心雕龍

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蘇子由

屈原之騷騷之聖者也長卿之賦賦之聖者也一以風一以頌造體極玄 藝苑巵言

多識博物有可觀采蔚爲辭宗賦頌之首 漢書